

辛丑暮秋内蒙行

李绍彬



编者按：这是作者因疫情被滞留内蒙古额济纳的部分诗作。整整二十七天，作者的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感怀

暮秋时节内蒙游，
偶遇疫情被滞留。
天蓝云白水澄碧，
胡杨千姿任眼收。
最然风景德尔德，
别有滋味使人忧。
非常亦是寻常事，
何须怅然搔白头！

边城夜盼

冷月静静照边城，
秋风瑟瑟长街空。
小镇抗疫正犹酣，
几多白衣夜挑灯。
卒然邂逅重风险，
万千滞客忧心同。
暂借陶来养精神，
引领企盼待解封。

餐后有感

老夫餐罢又凭窗，
时过霜降满眼黄。
寒风萧瑟摇枯草，
野鸭惊飞皱池塘。
昨夜防控再趋紧，
郑告不得离客房。
一缕烟云天际挂，
便寄秋思到我乡。

思归

君问归期未有期，
边城抗疫呼声急。
日有新增同生悲，
不教失控网密织。
滞客亦是战斗者，
配合一线尽薄力。
何当痛饮三川水，
却话塞外奇遇时。

人在囧途

千里长云雁南飞，
人在囧途无计归。
怅望高天鸣声远，
恨无双翼展翅追。
贺兰山下留鸿爪，
淹留犹闻羌笛吹。
战罢瘟神归去来，
会须痛饮三百杯。

转移

疫情袭来蒙北疆，
额旗小镇实堪伤。
万千游人遭淹留，
边城告急疲奔忙。
资源调度冲极限，
滞客分流去远方。
愿君此去多祥瑞，
心花做伴好运乡。

塞外十七日寄情

边城滞留十七日，
阿盟染者日渐稀。
身在北国似牢囚，
怅望中原归无期。
塞外胡笳传幽怨，
长空雁阵空悲戚。
辛丑暮秋逢寂寥，
闲度时光覓小诗。

为强力防控赋得

时序轮回逢辛丑，
奈何竟遇多事秋。
疫情蔓延十多省，
游人止步苦淹留。
倾力阻断传播链，
不教小虫伤神州。
病毒漫道猛于虎，
试挽雕弓护黎首。

凭窗远望

胡天寒来急，
千里黄云低。
老树经霜瘦，
昏鸦苦绕枝。
阴风摧劲草，
逆行披征衣。
正挽金络脑，
靖边总可期。

秋尽

寒来风似刀，
秋尽雪如霜。
晓向南飞雁，
何日到吾乡？

辛丑立冬

寒朔初来逢立冬，
落叶萧萧叶飘零。

世间万物皆敛藏，
应时而生显枯荣。
南山松柏青如黛，
东篱黄花香正浓。
关山重重逾馆母，
吾心隐隐悔运行。

梦归

冷风摧草枯，
庭阶覆叶黄。
拥帚将欲扫，
轻履踏薄霜。
赏菊就东篱，
观鱼近池塘。
开门迎宾客，
梦醒何茫茫！

菩萨蛮·清零

额旗阳性喜清零，二十天前
势汹汹。小城骤停摆，八方驰援
来。

赤胆作逆行，以身许苍生。个个
抗吴钩，伏魔竞风流。

正道百年
——写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闭幕之时

弱水滥觞百年前，
烽火如星势燎原。
亿万工农齐奋起，
大鑫高举拳锤镰。
几多狂澜挽既倒，
一朝赤县换人间。
不教神州再贫弱，
复兴正道著新篇。

忆秦娥·贺降级

无硝烟，金戈铁马惊胡天。惊胡
天，疫情突袭，扑向人间。

人民至上重如山，不负使命齐攻
坚。齐攻坚，阴山无恙，边城狂欢。

别了额济纳

二十七日日复夜，
借得边关我暂歇。
身似楚囚君莫笑，
心随号角共风月。
又见当年飞将军，
战旗挥处疫情灭。
余生难忘额济纳，
欲行回时揖作别。

为解封得句

终见拆笈身可飞，
初闻未喜也未悲。
世事难料等闲看，
何期东西与南北。
若能修得苦作乐，
心中有灯不惧黑。
此番际遇当书读，
化为陈酿入酒杯。

初冬胡杨

脱去黄袍换冬装，
放眼满目尽苍茫。
片片金甲渐摇落，
默默挺立斗风霜。
冬来枝瘦失炫色，
秋去根深傍沙梁。
荣枯有节循时令，
为抽新枝须敛藏。

浣溪沙·归去来

禁门既开即刻走，北国此行莽
楚囚，自此不叹月如钩。

回眸一望驾车去，一如快马踏
清秋，辞罢雍州向豫州。

从翰林高钊中两方印章的铭文说起

杨箴廉

翰林高钊中珍藏两方印章，一方印章的铭文是：项城高氏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连捷进士；另一方印铭则是：道光秀才咸丰拔贡同治举人光绪翰林。古时的学子将金榜题名看作人生一大喜事，从高钊中两方印章的铭文中可以看出，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项城高氏自高峽云于嘉庆己卯科(1819年)乡试中举，庚辰科(1820年)连捷进士。到其孙高积勳，光绪丙子科(1876年)乡试中举，丁丑科(1877年)连捷进士。再到其孙高积政，光绪二十年甲午科(1894年)进士。七十多年间，共考取六位进士，包括一位翰林。祖孙六人皆能折桂登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

高钊中(1833年~1907年)，字勉之，今项城市柘陵镇人。16岁补“博士弟子员”，咸丰辛酉(1861年)列拔萃科，成绩优异，任职户部。同治丁卯年(1876年)，中二甲十五名进士。朝考得庶吉士，即翰林院庶吉士，简称翰林。因高钊中优于文学书法，被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成绩优良，授任编修，继而入值上书房，后任云南学政，主持云南“乡试”，回京后任翰林院侍讲，后转侍读。以病归，1907年病逝于家乡。

高钊中很注意“团结邻里，和睦相处”。清光绪初，项城高氏宅基地西北

角空地与回民清真寺相连。因清真寺宅基缺东南一角，不能成方。寺修筑围墙，未经协商，便将高氏空地垒了过来。高氏族人不肯罢休，双方聚众百人，准备械斗。高氏族长怕出命案，修书一封，派人进京请示高钊中。高钊中为解除纠纷，在原书上写道“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昔日秦始皇。千金能买田和地，万金难买邻颂扬！和睦邻里为人道，团结回民更应当。”族长将书交给县令，县令到寺内宣读，阿訇和回民非常感激，含泪道谢“让墙之德”。县令赠匾一方“仁和巷”，以彰其德，此事至今被人传颂。

高钊中善书法，所撰写的“桂林一枝昆山片玉，黄河九曲太华三峰”联，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其父高峽云(1793年~1843年)，字晓江，号芝崖。17岁应童子试，中秀才继补廪生。清嘉庆己卯科(1819年)中举，庚辰科(1820年)连捷进士，时年27岁。以知县归部铨用。旋得咸安官教习。未授馆，归设帐受读。袁瑞敏公甲三，幼即从游，登第后始离门下。戊戌年(1838年)高峽云任浙江丽水知县。庚子年(1840年)恩科，他兼任浙江乡试同考官，主持评卷，被授予文林郎，赐中宪大夫。后调任永嘉知县。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高峽云积劳成疾，病死在永嘉任上，年甫50岁，次子钊

中，年方10岁。

其兄高钦中(1815年~1864年)号恒溪，高峽云长子。清道光己酉(1849年)中举，庚戌年(1850年)连捷进士。在吏部考功司任职。咸丰皇帝继位，时太平军起义，攻占了金陵(今南京市)，河南境内也盗贼蜂起。高钦中惦记老母，请假回家省亲。因骑马摔折了右臂，便无意仕途，在家奉养老母，研读《周易》，间考核子弟学业。清同治癸亥年(1863年)捻军占据县城西北尚店(今范集镇尚店)省督张曜率军包围，太守刘拱宸率民团协助，高钦中主动为其策划方略，时经两月，捻军终被歼灭。高钦中因功被赐郎中銜，赏戴花翎。同时，因尚店战斗骑马奔颠，积劳成疾，在同治甲子年(1864年)到京看望其弟钊中时，突发肺病，不治身亡。有《谈泉问答录》《训子帖》《恒溪文集》传世。

其侄高积健，字体乾，号毅庵，高敏中之子，生卒年不详。同治庚午年(1870年)中举，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三甲157名进士。先任四川大竹县知县，后调任大邑县知县。他不但人品高尚，为政亦有德声。壬午年(1882年)任四川乡试同考官，后因患眼疾便辞职归乡。在家安贫乐道，读书课子著有诗文集数卷，日记一百三十卷。

高积勳，字卓如，高钦中次子，生卒

年不详。幼读书，文思英发，成童入邑庠，继补廪，光绪丙子年(1876年)乡试中举，光绪丁丑年(1877年)连捷进士。任职刑部，因苦于受资历限制，很难得到提拔，积极活动外调为浙江青田县知县。在青田任职三年，先处理积案，后协同上司剿匪，政通人和。后调任仁和县知县。又五年大治。因大计卓异，(明清时期，考核京城的官员叫京察，考核地方的官员叫大计，三年一次。)保升同知，升用知府。

嗣子高积政，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三甲90名)进士。同年五月，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翰林高钊中，一方印章的铭文：项城高氏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连捷进士。概括了高氏祖孙三代人，在科举考试上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印铭：道光秀才咸丰拔贡同治举人光绪翰林，则是高翰林本人的自我写照。古谚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如是人生四大喜事。学子们自然将金榜题名视作人生最大的荣誉。从翰林高钊中两方印章的铭文不难看出，其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这个时期，项城高氏一门竟取得了(祖孙父子兄弟叔侄连捷)六位进士，学士大夫巍然秀于一门，可喜可贺。石韞玉而山辉，项城这方宝地，不愧为中原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

近日，倾注了闫少良同志10多年心血的《情驻关山》一书出版了，翻看着散发出油墨清香的书本，读着情满笔墨的内容，仿佛让我又回到56年前的青春岁月。

1965年，鹿邑县206名工役制工人“奉命运征边陲”奔赴云南修筑国防公路。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中，闫少良同志主动请缨成为其中一名工人。在3年的筑路工程中，闫少良和他的战友们克服水土不服、连绵阴雨、疾病、毒蛇猛兽侵袭、龙卷风等诸多困难，“首战拿下马头山”“迎难奔赴马鞍山”“在重重危难中坚定信仰”“移师武定谱新曲”……女医生郭玉芳、王玉珍智斗饿狼，李天增、李永炎、任家祥、何培信、朱宝学、汤振平、郝继英、刘美荣等一大批热血青年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新中国热血儿女保家卫国、建设新中国的壮丽篇章。他们那种不怕困难、勇于战胜困难、不被任何艰难险阻所吓倒的英雄气概贯穿长虹，给时下正在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真实史料。

闫少良同志始终不忘在云南筑路的战斗岁月。退休后，思念当年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战友和首长的思绪更加真切。由于我们是老乡又是邻居的关系，他多次与我谈起写书的想法。我多年从事文化工作，对他的想法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为真实再现当初的工作场景，闫少良不顾年龄偏大和路途艰辛，多次赴开封、鹿邑等地寻访当年的战友，为完成书稿积累素材。通过十多年的筹备和历时近两年的伏案疾笔，承载着闫少良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风华正茂的年代里的理想和奋斗足迹的《情驻关山》终于出版了。

《情驻关山》彰显了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爱国情怀的写照、建设祖国的热情，但愿更多的读者能从书中再次感悟那个火热的年代，以及那一代人的爱国情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这些红色记忆永驻心中，激励我们在第二个百年奋斗中砥砺前行。

李龙福

——读闫少良作品《情驻关山》有感

一生的记忆

读瘦丁《二板桥头独酌待月吟并序》

李郁

以前读过瘦丁先生的律诗，读过瘦丁先生的绝句，读瘦丁先生的古风还是第一次。瘦丁先生作为老于诗者，不论律绝古风，无不涉笔辄致，中多佳句。

此诗起笔就交待了时间、地点、事件，可见老于作诗，对诸多规则驾轻就熟，真行家里手，信手拈来，行云流水。一言以蔽之，是真本事。

作者从视觉上写出了“楼窗”“渔船”“路人”，从听觉上写出了“虫声”“叫卖声”，从感觉上写出了“风凉”“夜深”。这些意象交织组成了二板桥周遭由喧哗转向沉寂的夜晚，使读者如临其境。最后的“合”，由外像而内省，写出了诗人的孤独而并不孤单，虽说无侣、无月、无管弦，但自有别趣，这是一个人独享的清欢，大有不知今夕何夕、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的况味。

当年，唐代六祖大师惠能开悟，吟出：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瘦丁先生之诗，似觉有反其意之感：心中有明月，明月无处不在；心底有光明，光明自照前程。桥头待月，那月是否来相照已心淡如菊。而心中之月光早已揽之盈手，可掬可握了。诗至此已臻哲学之境，尽显人生的超脱与清醒。

不论是“本来无一物”，或是“心底有明月”，都是“形而上”罢了。然而这般的“形而上”，无不是人的修有所致。

人来人往，暮色苍茫，举杯独酌，待月桥上。沐贾鲁河岸之清风，观三川汇聚之繁盛，感心底皎洁之明月。骋目南望，沙河里流水、城市里灯光远近辉映，无不呈朦胧之美。而市井喧嚣渐隐，胸中诗意盎然，斟词酌句，构思布韵——诗已成，酒未干，岂不快哉！

虽无高山流水之遇，然而听天籁，享美酒，浑然天地间，饮于桥头上，虽未栏杆拍遍，而洒脱的诗酒情怀，从容淡定的胸襟心绪已跃然纸上矣。

风淡淡，水涣涣。一座桥，一个人，一壶酒，一天云，一处曼妙的美景，一幅桥上待月独酌图。

瘦丁写此诗不涉前尘往事，时间与事件高度集中，只写自己在晚

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到的。这些听到的、看到的、感到的，都集中在空间一个点上——二板桥桥头。在一个时间点上，写亲身所经历的具体的事、亲眼看到的具体的景、亲耳听到的具体的声。瘦丁先生用铁杵成针的真功夫写出诗来真而不“水”。

杜甫的“百年多病独登台”把诗中的地点聚焦在一个台上。通过在台上看长江滚滚、听落叶萧萧，悲秋之叹，艰难苦恨之感，成就了七律之冠。和瘦丁的这首诗映照，可见古今诗篇内容无不相异，而写诗的规则与方式则是千古如一，学诗者不可不鉴。

一篇读罢，总觉得微微遗憾——作者毕竟没有待到“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

附：

二板桥头独酌待月吟并序

瘦丁

辛丑中秋后一日，暮昏自郊北花圃归，郁结难释，置得粗酒小菜，至贾鲁河口二板桥头自饮。路人问之，答：“待月”。问者摇头自语：“连日夜雨，阴云没散，咋会有月？”不解而去。如垂钓，自古有为食鱼者，曰钓鱼；为求趣者，曰钓鱼；为明志者，曰钓鱼。待月亦如是，或为赏月，或为求趣，或为寄情，其志各异。今只在趣而不在月，惜路人不知。至夜深，月虽未出，然得其趣，足以慰怀，故有拟歌行一首吟之。

河口暮云里，
待月依桥头。
独坐杨树下，
细酌倚曲流。
灯火楼窗窗，
渔舟泊堤岸。
叫卖声渐稀，
街口行客散。
草虫声声噪，
夜深晚风凉。
路人惑相问，
摇头私语长。
月轮升心底，
岂言无明月？
此际无相知，
异趣对谁说！